医心，在群山回响

——一个家庭医生和她的三千『亲人』

凌晨三点。南溪镇的夜被黑暗浸透，万籁俱寂，偶尔有几声犬吠，划破夜的宁静。

彭泽敏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，像一把锥子，猛地刺入她的梦境。

“彭医生！你快去！我妈的尿导不出来了，肚子胀得不行！”这是从外地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是一个年轻女人焦急而尖利的声音。

彭泽敏睡意正浓，下意识地问：“妹儿，天一亮我就去，行不？这会儿……”

“那要家庭医生做莫子？不是随喊随到迈！”对方的语气，带着怨气和理所当然，掷地有声。

电话挂断。那句“理所当然”的质问，像一根冰冷的针，扎在她心里。一瞬间，委屈涌了上来。

她叹了口气，起身穿衣。丈夫也被惊醒，没多问，只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：“我送你去。”便也跟着利索地起床，拿起车钥匙。丈夫的行动是一股暖流，瞬间融化了她心头的委屈。她知道，在卫星社区六组，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正在疼痛中煎熬。那份煎熬，远比她个人的情绪更迫切。

这就是她的工作，一个干了九年的家庭医生。没有钟点，没有边界，只要电话一响，她就得出发。因为在3114名签约居民的眼中，她不仅是医生，更是那个“随喊随到”的依靠。

彭泽敏赶山路为老人做常规检查

彭泽敏在随访病人途中

一双脚，丈量山水医途

彭泽敏今年58岁，是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卫星社区一名村医，也是一名家庭医生。她身材不高，微胖，笑声爽朗，笑起来眼角有细密的皱纹。

她们这个家庭医生团队有4人，但对于分布在沟沟壑壑的3000多名服务对象来说，这点人手，就像往干涸的土地里撒了几滴水。

“这段时间，脚都跑大了。”她指着自己略显浮肿的脚踝，笑了笑说，“我们一个年轻的医生，曾经还跑哭过。”

让她“跑大脚”的，是瘫在床上的钟家两位老人。特别是那位婆婆，长期卧床，靠导尿管维持。那天凌晨，丈夫载着她披星戴月赶到，一进门，一股浓烈的尿骚味扑面而来。老人因为疼痛，身体扭曲着，正好压住了导尿管，管子打卷，尿液无法排出，膀胱憋得像个小鼓。

她俯下身，在污秽的床褥间摸索，小心翼翼地将导尿管理顺。一股温热的尿液瞬间喷涌而出，溅了她一手。老人长舒一口气，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。

“好了，通了。”她直起身，帮老人擦了擦身子，又安抚了几句。

两人回到家时，天边已泛起鱼肚白。丈夫要去为她热点饭菜，但她毫无胃口，倒头便睡。

这样的深夜出诊，对她而言，已是家常便饭；然而还有更磨人的，那就是翻山越岭去出诊。

卫星社区最远的十组，在“尖山”这个地方。半山腰上住着陈桂鑫一家，他和老伴都八十多了，是彭泽敏重点关注的对象。去他家的路，开车要一个多小时，而且有一段路，既要开越野车，又得车技好，才过得去。

七月底的一天，正值三伏天。彭泽敏要去探访陈桂鑫，她自知没本事开车去，而丈夫又去了别处，便打了一辆摩的。过“尖山”时，一边是陡峭的山壁，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她坐在后座，死死抓住扶手，望都不敢往外望，“望一眼就吓得双脚发抖”。

到了车路的尽头，还有一段更险的小路，就像是从崖顶斜挂下去的。彭泽敏背着药箱，一步一滑，心惊胆战地“梭”到老人家门口。

陈桂鑫的家，就嵌在半崖上，屋前一小块平地，再往前，就是万丈深渊。看到彭泽敏，两位老人笑得合不拢嘴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抓住她，一口一声“彭医生，你来啦！”

从陈家返回社区卫生室，已是下午。回来就中了暑。热浪和惊吓耗尽了她所有力气，只觉天旋地转，一头伏在办公桌上。丈夫看到她苍白的脸色，既心疼又生气：“你本就有高血压，哪扛得住这么拼？”彭泽敏说不出话，知道丈夫说的是实话，只是摆了摆手。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像鼓点一样在耳边轰鸣，许久才缓过劲来。

这样的奔波是常态，在随访病人的途中，她还常常会停下来，给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村民顺便量量血压，叮嘱几句。

有时，她也会觉得累，但只要想到那一张张需要她的脸、那一声声“彭医生”，她的脚下，便又生出了力量。

一颗心，守护病榻孤老

在彭泽敏的服务对象里，刘国兵（化名）是最让她牵挂的一个。

刘国兵81岁，住在卫生室楼上七楼，肝病折磨了他20多年。儿子远在广州，孙女在外读书，小孙子住校，空荡荡的房子里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。

彭泽敏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：“刘大叔，吃饭了没？今天感觉咋样？”她甚至提出帮他做饭，被老人谢绝了。

去年腊月的一个傍晚，她正要下班，电话骤然响起。是刘国兵的儿子，语气发颤：“彭医生，快！我爸晕倒了！”他是通过监控看到老人的情形。

彭泽敏心一紧，拔腿就往七楼跑。找到备用钥匙打开门，老人瘫在沙发上，一只脚搭拉在地，面色如纸，已没了意识。

“刘大叔！刘大叔！”她一边喊，一边跪地做心肺复苏。

很久，老人喉咙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，眼睛缓缓睁开。

“我送您去医院。”她说。

“不去……”老人虚弱却固执。

她只好拿药喂老人喝下。看着他气息渐稳、脸上回血，才松了口气。但还是不放心，又守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确认他没有大碍，又托邻居帮忙照看，才下楼回家。

第二天，受老人儿子所托，她让回家探亲的儿子和刘大叔的孙子一起，把他送到万州就医。她早在网上挂好了号，还让儿子在医院陪了一天。

出院时，医生摇头：“最多两三个月。”

刘国兵的儿子不再有指望，只想接父亲回家过最后一个年。

那时，刘国兵已瘦成一把骨头，头发掉光，走两步就喘。大家都觉得他熬不过春天。

但彭泽敏没有放手。她把刘大叔当成了自己的家人，每天上门配药、输液，观察病情。老人腰痛难忍，又吃不得止痛药，一吃就胃出血。她听说开州有个学术会，介绍了一种对肝病镇痛有效的针剂，便和丈夫开车送他去打针。打完针第二天，老人的腰痛缓解不少，后来又多次送他去。只要听说什么药、什么方法可能有效，她都尽力去尝试。还经常为他拔火罐、贴膏药，一有空就去帮他调理。

春去夏来，刘国兵不仅没有倒下，精神反而一天比一天好，头发长出来了，走路稳当多了，腰也不怎么痛了，面色也红润了，还时常踱到卫生室来摆摆龙门阵，跟大家说说笑笑。

“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彭医生！”刘国兵逢人就讲，眼角湿漉漉的。

彭泽敏却总是摆手：“哪是我的功劳，是刘大叔自己心态好。”

刘国兵的儿子也多次表示：“彭医生对我们家的恩情，说不完！”

正如他儿子所说，彭泽敏对刘家的情分，远不止于此。两年前，刘国兵的儿媳患病去世，生命的最后一个月，也是彭泽敏每天去为她擦洗身子、喂药、输液。刘国兵的儿子要给报酬，她断然拒绝：“邻里乡亲的，莫这样见外！”

彭泽敏在地头给村民量血压

一片诚，换得真情回响

在彭泽敏朴素的世界观里，所有的付出，不过是“尽人的本分”。

一天傍晚，她正要关门回家，门外“砰”的一声，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摔了，腿上鲜血直流。

她立刻冲出去把人扶起来：“我先帮你们处理一下伤口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！”两人连连摆手，眼神里写满戒备，生怕她收钱。

她没理会，回屋取来碘伏、纱布，蹲下身为他们清洗、包扎。血止住了，她又兑了两杯葡萄糖水，拿来止痛药，看着他们喝下。

两人自始至终，没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
丈夫有些不平：“图个啥？”

“不图啥，就是尽个本分。看到了，就不能不管。”她淡然地说。

但这种“本分”，有时也会遭遇无心的遗忘。八组的文远春，在工地摔瘫了五六年，常年坐轮椅。每次路上遇见他吃力地摇着轮椅，彭泽敏都会停下车，调头把他送回家。

有一回，工作人员问：“家庭医生来过吗？”他记忆模糊，竟说“没有”。

彭泽敏听到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像吞了个未熟的李子，又酸又涩。她多次送他回家，多次去看护他，在他模糊的记忆里竟不存在了。但转念一想，病人久病，记忆混乱是常事，又何必跟一个病人计较。后来见他轮椅坏了，又主动联系残联，为他争取了一台新的，还带着残联的人送去五百元慰问金。

做家庭医生九年，委屈和收获总是相伴而来。她说最大的收获，不是物质上的回报，而是一句肯定的回答、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当病人拉着她的手，笑着说“舒服些了”，当他们远方的子女打来电话说“彭医生，谢谢你”，那一刻，她心头就感觉特别温暖。就像陈桂鑫大叔，有回在路上碰见，她顺手给他买了个馒头和一瓶水。后来再去他家，他笑得像个孩子，抖抖索索从鸡窝摸出几个热乎的鸡蛋，非要塞给她。

她最终没有收下那些鸡蛋，但那滚烫的温度，却仿佛从老人的手心，一直烙在了她的心上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翻山越岭、所有的担惊受怕，似乎都找到了归宿。

这份滚烫的温度，便是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回馈，是融化所有辛劳与委屈，并支撑她坚守下去的全部动力。她和她这三千多名服务对象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医患关系。她觉得，和服务对象们的关系，最贴切的说法，便是“亲人”二字。

“生得亲，不如活得亲。”她眼里闪着光，笑着说，女儿在重庆，儿子在部队，都是“生得亲”的远乡；而这些朝夕相处、随时需要她的乡亲，则是“活得亲”的近邻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为连绵的群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她锁上卫生室的门，准备回家。丈夫已骑着摩托车等在门口。她跨上后座，摩托车“突突”地向前驶去。她的身影，渐渐融入群山之中，仿佛那颗医心，正在群山里发出悠远而温暖的回响。

（记者 李旭忠）

彭泽敏给患者做心血管检测